

几乎每天都有新老朋友要加我的微信号,我的回答是:“好的,不过……”

不过,这个“不过”没有一点拒绝的意思,只是提醒对方可能的后果。“不过……”加了微信可能会“吃勿消”。我每天在朋友圈里发好多东西,把你原来要看的都“淹掉”。如果受不了也尽管把我从你朋友圈里屏蔽掉,保持一对一联系就可以了。”有时我还没说,在旁边的妻子已经开始“警告”人家。

“那你每天究竟发多少条朋友圈?一百还是两百?”有朋友帮我数过,数到两百多条就乱了。想知道确切答案,谁能告诉我朋友圈一天最多可以发多少条?到现在为止,除了腾讯的朋友,真还没有人知道,在我告诉他之前。

大概没人像我这样疯狂“刷屏”,以至于没过几天就会一不小心碰触到“天花板”,被腾讯关禁闭不准再发。“天花板”究竟是两百条还是三百条,不妨自己试一下。不过,一旦发现自己也被关禁闭,千万别慌,24小时以后就会“重获自由”,继续发朋友圈了,一秒钟也不会耽误。刚开始遭到“禁闭”

难免有点郁闷,后来也找到了对付的办法,最简单的就是前仆后继、用另一个微信号接着发。还有就是接近开禁时刻,可以先提醒对方可能的后果。时间一到批量齐发,很爽。

如果你已经发现一个微信号每天最多可发几条朋友圈,大概可以算出我一天最多发几百条了。常人问,你又不是做微商推销,干吗一天要发这么多?只能说是我这种新闻人生性不安分吧,有点自虐。

我们四〇后五〇后经历过资讯极度匮乏并扭曲的年月,难免患上“资讯饥渴症”,像海绵那样拼命吸收一切可以得到的信息。到了互联网时代,犹如一下子就掉进资讯汪洋大海,畅饮畅游之余又想玩点别种新花样。

我在香港编过新闻周刊,到了凤凰卫视又做新闻评论和时事节目主持,有了互联网就一直摸索弄份个人的电子报,用现在流行的说法就是“自媒体”。北京奥运那年,我与凤凰网合作试着为中移动办一份个人手机报,每天选发几条短新闻加短评,内部测试反映相当不错,可惜最后还是无法正

式推出。

但我还是继续每天编写这种短新闻加短评,用电邮发给各方朋友,朋友再转发给朋友,读者中包括好些我本来不认识的。后来大概有两三年,上海《新民周刊》每周都从中挑选十条上下辑成一页专栏。那时常有人说,“收到新的周刊就先翻‘老曹酷评’”,听了当然很得意。

那时又出现了微博这种新玩意,后来还有了微信。从手机开始,我对各种数码发明就挺感兴趣,但并不急于尝新赶热闹,先看一两年弄明白想明白怎么回事再动作。对我来说,微博可以成为重要新闻来源,速度也往往最快,还能用来查证新闻真假,但都要自己去找。微博也可以用来传播,面很广,阅读数一下就可以成百上千万,甚至上亿,但往往不知道受众是哪些人、在哪里,反映更是混杂。

微信比微博更像是社交媒体。但大概三四年前用上了微信,我就发现它有很强的信息交换功能。交换就是定向传播,能不能把微信变成新闻接收平台,把朋友圈变成新闻信息和评论的发表、转发平台,有点新闻频道和通讯社功能?

试了才知道会怎样,反正除了耗费手机流量和时间,弄不成也没有什么损失,这才是新媒体最可爱之处。开始时完全不知道效果如何,只是一天天坚持下来,除了发现了玩

的趣事,说起来如同刚刚发生的一样。他记忆惊人,夸奖我“一个中学生就能够写好文”,“洋洋洒洒、文字流畅”。百岁老人,上下五层楼,平地单程步行一刻钟,每次他都坚持把我送到汽车站,“挥手自兹去”,依依不舍。

我留着老师亲笔书写的诗词:“四十五年别至今 频年存问寄情深”;“重逢隔世问平安,卸却人间重担”;“挥手西行逸兴,昂扬翘首翔龙,白头拄杖舞春风,满眼红旗飘动”分别是老师93岁、96岁、105岁时书写并且亲自去邮局寄给我的,这些都是我们师生情谊生动真实的写照。

普育里位于蓬莱路303弄,是上海老城厢中一处美丽的风景。我生于斯,长于斯。年少时,我经常听老人们讲起他们与普育里的故事,有趣且令我难忘。如今时过境迁,曾经的翩翩少年已逐渐步入老年,似乎也与他们父辈们的角色重合起来。

关于她的建立,祖辈们说最早是由一位犹太人投资建立的,后来普育里改建他的孙子还向世界银行申请了贷款,当然,这是后话。从建筑结构上看,她是老城厢少有的标准式石库门建筑,保存得十分完整。主要分前后两楼,从前门一进去是天井,大概有十多平方米,正对面是长窗落地的客堂间,两侧有厢房。后面有通往二层楼的木扶梯,上去是个露天的晒台。从后门进则是后天井,后面有走廊,还有厨房间。厨房间后面有楼梯,上去就是“亭子间”。对啦,阁楼屋顶还有“老虎窗”,这可是别的石库门少有的。这座老房子历史十分久远,镌刻着时代的印记。如今她已经93岁了,很快就将迎来自己的“百岁诞辰”,作为一个同行者真替她开心。

普育里地理位置相当好,周边也很热闹。只要出了家门,就能看到附近有各种各样的商店,走一圈下来可是要花费不少

你还想加我的微信吗

曹景行

年过七旬的柯栋,是新加坡医学界赫赫有名的专科医生。

在最近的聚餐会里,他聊及了当年的奋斗史。

自小就读华校的他,在成长的过程中,目睹许多亲人饱受病痛的折磨,萌生了当医生的志愿。遗憾的是,当时新加坡的南洋大学没设医学系,他勉强报读了生物系。然而,读了一年之后,兴趣索然,他决定负笈澳大利亚,攻读医学系。

要出国求学,摆在眼前的,有两大障碍。

家里经济并不宽裕,下有弟弟妹妹尚在求学,要筹集出国费用,谈何容易?此外,他是纯粹的华校生,英文基础不稳,要报读纯以英文作为教学媒介语的医学系,困难重重。

胆大梦更大的他,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,揣着向亲朋好友借来的一笔钱,买了单程机票,便只身启程了。

到了悉尼,在寻找下榻处时,为了省钱,他以极为低廉的租金,租了一间曾有人自杀而盛传闹鬼的小房间。这个“鬼话满天飞”的房间,已经空置了许久,人人谈之色变,他却“明知山有虎,偏向虎山行”。别人说他胆大包天,他耸耸肩,笑道:“纵然是鬼,也有一定的处世原则呀!我是穷鬼,又是饿鬼;鬼见犹怜,又怎么会来骚扰我呢?”

他不怕鬼,但是,他怕饥饿。有很长的一段日子,他每天只吃一餐。下雨时,他会把窗外的雨丝想象成香喷喷的肉丝;明月当空时,他会把那一轮皓月幻化为金黄的烙饼。此刻,在忆述时,他的脸还是难以自抑地泛出了几丝苦涩:

“唉,那时呀,空空的胃囊老是在一寸一寸地消化着我的五脏六腑,真有遍体鳞伤的痛楚!”

为求打好英文基础,他报读一所私人学校。天天捧着字典,一个一个词语翻来覆去地背,没日没夜地背。知道后退无路,他那种倾尽全力的狠劲,便有了一种“一夫当关,万夫莫开”的气概。

一年过后,果然顺利地考进了新南威尔士大学的医学系。

穷,依然如影随形。每回缴交学费时,便巴巴地盼望着家里寄钱来,颈项伸得老长老长,愁得连皱纹也长了出来。有好多次,他不得不硬着头皮要求校方宽限一段时日,那种低声下气求人的日子,非常窝囊。

“在贫穷的夹缝里,在沉重的压力下,那种拼死都在学习上冒出头来的求学经历,让我在长长的一生里,成了打不死的‘小强’。没有任何难题可以扳倒我,没有任何重担可以压垮我。对于我来说,世上无难事,条条大路通罗马。”

我问他,当年孑然一身作战于异乡,他如何为自己释放千斤的压力呢?

万万没有想到,他竟然答道:

“唐诗宋词,就是我解压的葵花宝典。记得有一回,碰到了个难以跨越的坎,夜里,翻译李煜的《虞美人》,我忽然发现,这阙词所体现的那种贯彻骨髓的痛苦,才是人生真正的磨难。我所面对的困难和他一比,根本不值一晒啊!这种阿Q式的想法,让我心里的痛苦立马得到了缓解。”他边说边笑,半晌,却又正色说道:“古典诗词,可说是我一生最为丰富的精神资产,不论得意或是失意时,读读诗词,人生的境界都能够得到开拓与提升。”

柯栋最欣赏的是杜甫“安得广厦千万间,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”(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)的那种理想。

在有了经济能力后,他持续地、大量地捐款给教育机构,他说:“我助以建设的,是千千万万间精神的大厦。”

五年了,我特别怀念自己的恩师、高中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吴祖刚。2013年中秋节前,老师无疾而终,享年106岁。当年劳动节,我和老师最后一次通电话。他语态平和地告诉我,他的夫人(104岁)刚去世,中秋节再打电话,却是老师孩子接的。他们告诉我,他对远方的牵挂,就是你这个北京的学生。我不禁黯然泪下。

老师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,却专长法国国文学。年轻时曾任银行襄理,新中国成立后任人民银行上海某区办事处负责人,后响应政府号召,到北虹中学任语文老师。严谨的教学风格,亲和的育人方式,深厚的国学涵养,得到同事和学生的敬重,他对李杜苏白、诗词文赋、小说戏曲,驾轻就熟,把我们这些青年人带进崭新的文学世界。

上学期间,我家庭困难,遇到缴纳学杂费的事情就发憊。老师毫不犹豫地拿钱帮助我缴纳一部分学杂费,让我安心上学。在经济上得到老师个人帮助,在班里就我一个。对其他同学,他同样也付出无私的爱。高中毕业,我不准备考大学了,想早点参加工作,挣钱帮助家里,老师却鼓励我继续上学。老师还和我父亲谈话,鼓励我父亲继续克服困难,支持孩子考大学。为了不要家里负担学习费用,在老师帮助、参谋下,我选择的第一志愿是报考师范大学。考上大学后,他还买书给我,以资鼓励。

怀念百岁恩师

成银生

大学期间,每年寒暑假,我都会组织同学到老师的小楼去聚会。我们十年中秋节前,老师无疾而终,享年106岁。当年劳动节,我和老师最后一次通电话。他语态平和地告诉我,他的夫人(104岁)刚去世,中秋节再打电话,却是老师孩子接的。他们告诉我,他对远方的牵挂,就是你这个北京的学生。我不禁黯然泪下。

老师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,却专长法国国文学。年轻时曾任银行襄理,新中国成立后任人民银行上海某区办事处负责人,后响应政府号召,到北虹中学任语文老师。严谨的教学风格,亲和的育人方式,深厚的国学涵养,得到同事和学生的敬重,他对李杜苏白、诗词文赋、小说戏曲,驾轻就熟,把我们这些青年人带进崭新的文学世界。

上学期间,我家庭困难,遇到缴纳学杂费的事情就发憊。老师毫不犹豫地拿钱帮助我缴纳一部分学杂费,让我安心上学。在经济上得到老师个人帮助,在班里就我一个。对其他同学,他同样也付出无私的爱。高中毕业,我不准备考大学了,想早点参加工作,挣钱帮助家里,老师却鼓励我继续上学。老师还和我父亲谈话,鼓励我父亲继续克服困难,支持孩子考大学。为了不要家里负担学习费用,在老师帮助、参谋下,我选择的第一志愿是报考师范大学。考上大学后,他还买书给我,以资鼓励。

多年后,好不容易联系上老师。我退休后,只要回上海,就一定去看望他。老师退休以后,在上海比他在职时还出名。他和夫人,多年来在上海前十名百岁夫妻寿星中,一直榜上有名。他对受到冲击一事毫无怨言,一笑置之,没有要回自己的小楼,心甘情愿住在普通民居的单元房。他提倡“诗情养生”,影响一定人群。走路、看报、写诗,自己还出了《且冈诗集》刻印本。老师陆陆续续为祖国输送了大批高质量的人才,桃李满天下。但他依然对我这个原来的穷孩子“情有独钟”,见到我格外亲热。他从来不问我的职务、收入。见了面,就像老朋友那样,讨论天下事,喜品杯中茶。对过去学校中



三千云烟 (中国画) 李知弥

要自己去找。微博也可以用来传播,面很广,阅读数一下就可以成百上千万,甚至上亿,但往往不知道受众是哪些人、在哪里,反映更是混杂。

微信比微博更像是社交媒体。但大概三四年前用上了微信,我就发现它有很强的信息交换功能。交换就是定向传播,能不能把微信变成新闻接收平台,把朋友圈变成新闻信息和评论的发表、转发平台,有点新闻频道和通讯社功能?

试了才知道会怎样,反正除了耗费手机流量和时间,弄不成也没有什么损失,这才是新媒体最可爱之处。开始时完全不知道效果如何,只是一天天坚持下来,除了发现了玩

微信的好些“潜规则”,也发现我的朋友圈确实黏住了不少人;受不了我“刷屏”式转发的落荒而走,愿意留下来的就离不开了。

一天天下来,朋友传给我的信息和评论质量越来越高,可供挑选的范围也越来越广,当然每天发送出去的数量也越来越大,远远超出任何一个公众号。一定程度上,我的微信朋友圈变成资深媒体人的信息交换器。我想,如果有一百个新闻界朋友也这么做,各玩各的时间段,那该多好!

又常有人问:“你一天多少时间在手机上?”“夜光杯”版面有限,下次再回答吧。我倒要问,现在知道我怎么玩朋友圈,你还想加我的微信号吗?

年过七旬的柯栋,是新加坡医学界赫赫有名的专科医生。

在最近的聚餐会里,他聊及了当年的奋斗史。

自小就读华校的他,在成长的过程中,目睹许多亲人饱受病痛的折磨,萌生了当医生的志愿。遗憾的是,当时新加坡的南洋大学没设医学系,他勉强报读了生物系。然而,读了一年之后,兴趣索然,他决定负笈澳大利亚,攻读医学系。

要出国求学,摆在眼前的,有两大障碍。

家里经济并不宽裕,下有弟弟妹妹尚在求学,要筹集出国费用,谈何容易?此外,他是纯粹的华校生,英文基础不稳,要报读纯以英文作为教学媒介语的医学系,困难重重。

胆大梦更大的他,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,揣着向亲朋好友借来的一笔钱,买了单程机票,便只身启程了。

到了悉尼,在寻找下榻处时,为了省钱,他以极为低廉的租金,租了一间曾有人自杀而盛传闹鬼的小房间。这个“鬼话满天飞”的房间,已经空置了许久,人人谈之色变,他却“明知山有虎,偏向虎山行”。别人说他胆大包天,他耸耸肩,笑道:“纵然是鬼,也有一定的处世原则呀!我是穷鬼,又是饿鬼;鬼见犹怜,又怎么会来骚扰我呢?”

他不怕鬼,但是,他怕饥饿。有很长的一段日子,他每天只吃一餐。下雨时,他会把窗外的雨丝想象成香喷喷的肉丝;明月当空时,他会把那一轮皓月幻化为金黄的烙饼。此刻,在忆述时,他的脸还是难以自抑地泛出了几丝苦涩:

“唉,那时呀,空空的胃囊老是在一寸一寸地消化着我的五脏六腑,真有遍体鳞伤的痛楚!”

为求打好英文基础,他报读一所私人学校。天天捧着字典,一个一个词语翻来覆去地背,没日没夜地背。知道后退无路,他那种倾尽全力的狠劲,便有了一种“一夫当关,万夫莫开”的气概。

一年过后,果然顺利地考进了新南威尔士大学的医学系。

穷,依然如影随形。每回缴交学费时,便巴巴地盼望着家里寄钱来,颈项伸得老长老长,愁得连皱纹也长了出来。有好多次,他不得不硬着头皮要求校方宽限一段时日,那种低声下气求人的日子,非常窝囊。

“在贫穷的夹缝里,在沉重的压力下,那种拼死都在学习上冒出头来的求学经历,让我在长长的一生里,成了打不死的‘小强’。没有任何难题可以扳倒我,没有任何重担可以压垮我。对于我来说,世上无难事,条条大路通罗马。”

我问他,当年孑然一身作战于异乡,他如何为自己释放千斤的压力呢?

万万没有想到,他竟然答道:

“唐诗宋词,就是我解压的葵花宝典。记得有一回,碰到了个难以跨越的坎,夜里,翻译李煜的《虞美人》,我忽然发现,这阙词所体现的那种贯彻骨髓的痛苦,才是人生真正的磨难。我所面对的困难和他一比,根本不值一晒啊!这种阿Q式的想法,让我心里的痛苦立马得到了缓解。”他边说边笑,半晌,却又正色说道:“古典诗词,可说是我一生最为丰富的精神资产,不论得意或是失意时,读读诗词,人生的境界都能够得到开拓与提升。”

柯栋最欣赏的是杜甫“安得广厦千万间,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”(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)的那种理想。

在有了经济能力后,他持续地、大量地捐款给教育机构,他说:“我助以建设的,是千千万万间精神的大厦。”

岸上清风古尚寻。

万里烟云收望眼,八方雷电聚痴心。

其三

绝响悠悠空谷音,料来傲骨贵千金。

桃花潭水深千尺,不比红尘世故深。

其四

乘兴高昌将欲斟,忽闻天外滴仙吟。

一诗唱罢千诗默,万古风骚力不禁。

汤阴岳庙 (外一首)

高昌

其一

将军遥望气轩昂,万里烟云收望眼,八方雷电聚痴心。

其二

萧瑟汤阴枫叶飘,心头有血欲燃烧。

皇爷毕竟非知己,忠字由谁目标?

其三

千古高名访客新,光阴倒溯赠汪伦。

青莲之友为吾友,热血男儿一脉亲。

其四

床前明月照犹临,

普育里的温情

邵振声

回来。说到吃饭,想起了以前巷子口还有七星灶,这口灶可是双职工家庭的“福星”。有时我和妻子急着上班,但早上时间又紧张,来不及烧饭,我就到那儿付点钱请店主帮忙加热一下,省时又能吃上热乎饭,很方便。普育里仿佛是一位母亲的角色,照顾着我们,温暖着我们。

除了生活的便利,更令我欣喜的是邻里间的温情。普育里分3排,总共36户人家。住在这里几十年了,我们如同一个大家庭,互助互爱,和睦相处。今天张三家下馄饨送到李四家,明天李四家下面送到张三家,都是常态,真实而温暖的生活啊。逢年过节更不必说,端午节送粽子;

普育里的温情

邵振声

回来。说到吃饭,想起了以前巷子口还有七星灶,这口灶可是双职工家庭的“福星”。有时我和妻子急着上班,但早上时间又紧张,来不及烧饭,我就到那儿付点钱请店主帮忙加热一下,省时又能吃上热乎饭,很方便。普育里仿佛是一位母亲的角色,照顾着我们,温暖着我们。

除了生活的便利,更令我欣喜的是邻里间的温情。普育里分3排,总共36户人家。住在这里几十年了,我们如同一个大家庭,互助互爱,和睦相处。今天张三家下馄饨送到李四家,明天李四家下面送到张三家,都是常态,真实而温暖的生活啊。逢年过节更不必说,端午节送粽子;

精神的大厦

新加坡 尤今

走路的云



夜光杯



最爱逛文庙,最爱小人书。请看明日本栏。

责编:徐婉青